·曾文渊

小说风云

351

小 说 风 云

曾文渊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62,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480-2/I·360
定价：3.90元

小说风云

序

得知曾文渊同志的评论集《小说风云》将要出版，我很高兴，并想借此机会唠叨几句。

我和文渊同志是同行。早在五十年代中期，我在新文艺出版社掌管现代文学编辑室，文渊同志是《文艺月报》（《上海文学》的前身）的理论编辑，那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是交往不多。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而勤恳，只是踏踏实实工作着。文章好象写得并不多。到了六十年代初，叶以群同志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编写小组中就有文渊。他执笔的章节中，就包括《文学评论》这一章。其后又参加修订组。这本书，虽然有的专家不满意，但在八十年代前半期，它的修订本曾被大学文科广泛地用作教材，有很大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渊同志调到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他的评论文章，就开始多起来。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两篇写于“文革”以前外，都是这段时间所写。他写的当然不止这些。这里，他只选辑了有关小说创作的一部分篇章。

文渊同志学习勤奋，平时阅读作品甚多。因为看得多，所以他有比较，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因此他所评论的作品，大都

选得较准，过后一看，几乎全是一段时间内较突出的，在小说创作上有一定代表性的。如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后不久，文渊就写了《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一文加以评论，给了这小说以相当高的评价。这篇文章刊出前，陕西作协有关领导和路遥本人都看过原稿，表示满意。在随后的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评奖中，《人生》果然得了奖。

文渊同志在撰写评论文章时，十分注意对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作思想的把握，注意将一部作品放在作家创作思想的发展和创作道路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因此对一部作品的剖析，能够轻而易举地深入底蕴，动中肯綮，无论或褒或贬，都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为读者和作者所赞赏。他的《相知·相识·相重》一文，1983年6月9日在《文学报》发表后，杜鹏程同志曾两次写信给他，说文章“写得事实准确，见解深刻，而且挺有感情”，“是好文章”。

1981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时，文渊同志写过一篇题为《“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以为一做批评家，便可以高踞文坛，所以速成和乱评也不少，但要矫正这风气，是须用批评的批评的。”从文渊的评论文章可以看出，他是力图矫正这风气的。他认为，“文艺批评，顾名思义，是对文艺现象（作家作品和文艺思潮）的品评”，是应当好处讲好、坏处讲坏的。他相信，“文艺批评总结了创作经验，分析了作家作品的成败得失，对文艺创作可以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正是以此为职志的。凡有评论，他总是满怀热情地充分肯定作品的成就和优点，同时也不回避作品的缺点和不足。和作家、读者，他总是以诚相见，决不轻率地“速成和乱评”。为了要评论一部作品，他往往将这作家在此以前的作品拿来细读，找出这个作品同以前的有何同

异，有何发展，以及它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所以在评论陈忠实的《康家小院》、《梆子老太》和《初夏》这三部中篇小说时，能够毫不含糊地指出："和过去的作品比较起来，艺术上又有新的进展，某些地方有较大的突破，……过去有些作品写得比较简单，有从问题出发进行构思的倾向，个别的甚至有图解式和概念化的毛病。而现在……从问题进而写人生，写人和人之间的复杂关系。"陈忠实在读到这篇文章后，给作者写信说："你的文章写得很中肯，也很真诚，对三部中篇习作的剖析是准确的，我受到鼓舞和鞭策。"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个。

在评论程乃珊中篇小说的长文中，文渊条分缕析地论述了程乃珊小说的四个创作特点，给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她创作中的若干弱点，如由于生活面较为狭窄、视野不够开阔而带来的看问题有时不够准确，某些地方有重复自己之嫌，等。程乃珊读到文章后，即电告作者：文章写得很实在，同意所提意见，表示要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

又如在评论路遥的《人生》时，文渊拿《人生》跟路遥在此之前的作品作了比较，指出："如果说，他过去的作品对生活的具体性、丰富性反映得不很充分，塑造艺术形象时爱憎的分寸感掌握得不很准确，那么，《人生》在很大程度上已克服了这种不足，取得了新的进展。"

纵观文渊同志的评论文章，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思想线索，这就是革命现实主义和能动的反映论的文艺观。在当今的有些评论家看来，这也许是太不合时宜了。我却很赞同文渊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引进、借鉴、吸收国外的文学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应当容许这主义、那主义和这论、那论的齐放和争鸣，但同时，也应有现实主义和反映论的一席之地。我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信，文学现实主义和反映论是终究反对不掉的。当然，在借鉴和吸收新思潮的过程中，在面对新现实的创作实践中，它也要发展，也要深化，也要丰富，而不应故步自封。但是，它的根本，将永远不会动摇。

在《小说风云》将要出版之际，我写下了以上这篇感想式的话。我衷心祝愿文渊同志在评论工作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刘　金

1987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序……（1）

探求的成果

——读陆文夫的《献身》《崔大成小记》和《特别法庭》等三篇小说……（1）

独创性从何而来？

——读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6）

创作个性与表现自我

——谈陆文夫近几年来的小说……（11）

令人悲愤，促人惊醒

——读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20）

作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

——读张一弓的短篇小说……（29）

“中岳留念，诗意无穷”

——《黑娃照相》赏析……（35）

不断地跨越自己

——读张一弓的《考验》随想……（43）

探索生活的真谛

——读叶文玲的短篇小说……（50）

寻找人生的真善美
——读张抗抗的小说……（57）
写出生活中的真实矛盾
——读刘真最近的小说……（71）
为了新的明天
——读李黎的短篇小说集《西江月》……（78）
“要敢于写无产阶级的人性”
——读王愿坚的小说……（84）
努力塑造社会主义创业者的光辉形象
——读杜鹏程的短篇小说……（95）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颂歌
——评王汶石的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105）
在生活的大课堂里
——工人作家胡万春的成长和他的创作道路……（112）
“有耕耘才会有收获”
——读青年作者盛晓虹的短篇小说……（122）
走自己的路
——读庄东贤的小说……（130）
如果生活可以“拆建”
——评茹志鹃的《丢了舵的小船》……（142）
政治风云、思想深度和艺术形象
——读几部描写悲欢离合的中篇小说……（149）
给人物以个性
——读邓友梅的中篇小说《追赶队伍的女兵》……（159）
需要这样的“家务清官”
——读张笑天的一个中篇……（167）

透视和描绘复杂的人生

——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 (171)

昨天、今天和明天

——读陈忠实的几部中篇小说…… (181)

强烈的生活实感

——读《康家小院》…… (190)

耐人咀嚼

——读冯苓植的中篇小说《虬龙爪》…… (198)

还应沉到生活的底层

——由《棋王》得奖所想到的…… (204)

八十年代上海风情录

——读程乃珊的中篇小说…… (207)

坦诚的自我解剖精神

——读张贤亮的中篇小说《绿化树》…… (229)

新人物的新风貌

——读张贤亮的长篇小说《男人的风格》…… (238)

改革者的高尚情怀

——读张锲的长篇小说《改革者》…… (248)

“独树一帜，唱出新声”

——谈《花园街五号》的艺术特色…… (258)

努力反映改革者的农村现实

——读鲁彦周的长篇小说《彩虹坪》…… (276)

真实地展现两代军人的崇高心灵

——读刘亚洲的长篇小说《两代风流》…… (287)

草原的风云和松棣的命运

——评冯国仁的长篇小说《草原上有座小屋》…… (295)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流中
——评艾明之的长篇小说《浮沉》…… (307)
军旅题材的新开拓
——评李占恒的长篇小说《中尉们的婚事》…… (314)

社会主义文学要有各种不同的流派
——兼谈六十年代初期对山西一些
作家的所谓“批判” …… (321)
杂谈“问题小说” …… (328)
“喜悦”、“困惑”之外…… (334)
“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
——从鲁迅的一段话说起…… (337)
相知　相识　相重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冯雪峰的评论…… (343)

后记…… (348)

探求的成果

——读陆文夫的《献身》《崔大成小记》
和《特别法庭》等三篇小说

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短篇小说要求在那极其有限的篇幅中概括尽可能丰富的社会内容；做到“借一斑而窥全豹”。陆文夫同志是很精于此道的，他在《献身》（《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崔大成小记》（《钟山》1979年第1期）和《特别法庭》（《上海文学》1979年第6期）等三篇小说中写的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和粉碎“四人帮”后的社会生活，每篇都有一个独特的角度，通过一个生活片断或者一个人物、一件事情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提出一些引人思考的问题。《特别法庭》就是明显的例证，它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把人们常见的追悼会写成历史对于死者的审判，人们悲痛的程度成为衡量死者功过的无形的标尺。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名叫汪昌平的基层干部，此人缺乏基本的觉悟，也没有什么才能，但却凭借他学徒的出身和善于摆平各种关系的本领，不仅被推上领导岗位，还青云直上，各方面搞得非常“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惠”，唯一不足的是在他的追悼会上冷冷清清，同那个敢于思考、敢于明言因而被打成“右派”、最后默默死去的许立言的追悼会形成鲜明的对照。作品截取追悼会这个横断面，以汪昌平、“我”和许立言之间的关系为线索，把汪昌平其人在解放前后、反右斗争、文革前后这几个历史转折关头的表现活龙活现地写了出来；在作者的笔下，汪昌平身上那种犬儒主义哲学和庸俗作风是被写得入木三分的。汪昌平的身上反映了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些不健康的东西和我们干部工作中的若干缺点。是什么铸造了汪昌平的思想？是谁纵容了汪昌平的行为？作者认为，除了千百年来的剥削制度及其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的影响外，还同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不够完善有关。这是非常尖锐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主题，是作者过去的作品中不曾出现过的，这说明作者在观察生活时目光比过去更加敏锐了，在生活中是在努力地探求着的；而探求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它从不够完善到更加完善，因而是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的，也是值得欢迎的。

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要敢于提出尖锐的问题，同时又要避免片面性。怎样才能使两者统一起来呢？陆文夫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尖锐性往往和片面性联系在一起，最激动的时候往往不能创作。思想的锋芒不能磨得平滑，但只有这锋芒射向许多方面的时候才显得深刻而比较全面”。① 这就是说，要多看看、多想想，不能看到一点就写，要把思想的锋芒同对生活的深入观察结合起来。《献身》在这方面是比较突出的。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欢离合的故事，主人公卢一民是个共产党员、土壤学家，他原来有个相当

① 《几点体会》，《新文学论丛》1979年第1期。

美满的家庭，后来却弄得妻离子散、孑然一身。卢一民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幸？是什么造成他家庭的悲剧？作品告诉我们：卢一民立志献身于祖国的科学事业，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作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所在单位的投机分子、野心家黄维敏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长期下放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卢一民的妻子唐琳为了怕影响女儿的前途，被迫同他离婚。很明显，卢一民的家庭悲剧从根本上说是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所造成的，他的不幸遭遇是对林彪、“四人帮”和他们所推行的那条极左路线以及反动的血统论的有力控诉。但是，作者在揭示这个家庭悲剧的根源时却不停留于此，而是深入探求和挖掘其内在原因。原来，卢一民和他的妻子唐琳的感情固然不错，但两人的理想和旨趣并不一样：卢一民想的是怎样攀登科学高峰，造福人民；唐琳的眼光则狭窄得多，有些地方还显得有点庸俗。这就使他们两人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产生了龃龉，为日后的家庭悲剧埋下了种子。事物的发展变化，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作者这样来揭示卢一民的家庭悲剧是正确的、可信的。它启发读者：爱情必须建立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要把个人的幸福同整个革命事业联系起来，要有高尚的情操，只有这样，爱情才能牢固，家庭才会幸福；也只有这样，才能抗击住任何外来的压力。小说结尾的处理是非常成功的，既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粉碎“四人帮”后，唐琳去看望卢一民，目的是为了破镜重圆，可是，当她见到卢一民并获悉卢一民也有如此愿望时她却从过去的经历中突然醒悟过来，意识到与其破镜重圆，不如重做一面，使镜子不仅照着家庭和孩子，还反射出太阳的光辉，这说明在实际生活中经过正反两方面的教育，唐琳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提高了。小说虽然没有写到他们重新结合，但读者完全可以想象得到，而且相信他们今后的生活将

比过去幸福。这样来描写他们的悲欢离合比起单纯地写他们破镜重圆，格调要高得多，也更能鼓舞人。正是这些艺术处理，使这篇小说和其他同样写爱情和家庭悲剧的小说比较起来，在思想上高出一筹。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们的文学负有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使命，那种不顾作品客观效果一味追求问题的尖锐性或投合读者不健康趣味的做法，历来为严肃的作家所不取。

社会生活是纷繁复杂的，作为它的反映的文学作品也应当是丰富多采的，决不能雷同化、程式化。陆文夫在创作上是很注意这一点的。他最近这三篇小说从表面上看每篇都着重写了三个人物（一个主角，两个陪衬），都运用对比的手法刻划人物性格，但仔细分析，各篇的主要人物不同，概括的社会内容不同，艺术风格也殊异。《献身》类似戏剧中的正剧（悲喜剧），语言明快、清新；《特别法庭》近于悲剧，笔调委婉、深沉，间或带有幽默；《崔大成小记》则属于讽刺喜剧，语言尖锐、泼辣，有点嬉笑怒骂的味道。而所有这些，对它们所要刻划的主要人物、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都是很适宜的。应该指出的是，在塑造崔大成这个艺术形象时，作者很好地揭示了他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说明崔大成这号人是应林彪、“四人帮”作乱之运而生的，是畸形政治形势下的产物，虽然有时采用夸张和漫画化的方法，但由于植根于生活之中，所以仍然是可信的；结尾写他们搞所谓联系实际反击右倾翻案风，结果弄巧成拙，当众出丑，更是令人捧腹大笑。据说，有人因这篇小说的风格和作者过去作品不同而有所非议，我认为是不对的。因为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多样的统一，风格未形成时，他要多方面地进行探索，以期找到最能发挥他艺术才能的地方；风格形成以后也仍然需要探索，否则风格就不能发展，我们怎么可以拿一个

固定的框框去要求作家呢？不过，在读完这篇小说后，人们总感到不满足，似乎浅了些、露了些，作者要说的读者一看便了然，值得思索和玩味的东西不多，我们说三篇小说中这篇弱了一点，原因也在这里。

陆文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上有较大的进展，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有比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他善于观察生活，能够充分地利用他的生活积累来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特别重要的是他在创作上有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正象茅盾同志所指出的：“他力求每一篇不踩着人家的脚印走，也不踩着自己上一篇的脚印走，他努力要求在主题上，在表现方式上出奇制胜。”陆文夫在《几点体会》中也认为在创作上要“独辟蹊径”，他说：“读别人的作品，一方面是向他学习，一方面要避开他所写的题材和内容，他已经写过的，你就不必再写了，除非你认为他写的不行，可以超过他。”这就是说，他艺术上有一种奋发上进的精神，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较高的目标，孜孜不倦地探求着，他这三篇小说以及发表在《雨花》1980年1月号上的《小贩世家》就是这种探求精神所结的丰硕果实。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这种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也需要这种精神，愿陆文夫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980年1月

独创性从何而来？

——读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

有人说，艺术是对生活的发现；又有人说，艺术乃是一种创造。作为定义来看，这些说法自然是不完备的，但它确实触及到艺术创作的重要规律。大凡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在生活中有所发现，经过惨淡经营而后形诸于笔墨的；它们所写的往往是生活中实际存在而又很少为人们写到的，并且艺术上也有自己的特点。正因为这样，才能够给人读后以耳目一新之感，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些道理过去并非不知道，但是读完陆文夫的中篇小说《美食家》（见《收获》1983年第1期），使我对此更加确信了。这篇小说充满着苏州风味，人物塑造和环境描写很有特色，文笔幽雅风趣，作者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可以说，陆文夫在这里更好地找到了“自己”。

何谓“美食家”？简言之，饕餮之徒；说得明确点，好吃而成精的人。小说里的朱自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资本家，没有什么本事，却拥有一张奇特的嘴，凭借着他父亲经营

房地业而留下来的遗产，吃喝了几十年，而且十分考究，通晓各种名菜佳肴，能够辨别味差的千分之几，因而被封为“美食家”，当上了烹饪学学会会长。苏州是个历史名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不仅园林精巧玲珑，驰名中外，菜肴也自成体系，令人神往。历代不少官僚贵族、富商大贾、文人墨客曾在那里呆过；近百年来上海的崛起，更促使苏州的繁荣，因为近在咫尺，不少资本家就在那里购置产业，拥有宅第。苏州的小巷深处是不乏朱自冶这号人的。小说把朱自冶的活动舞台安置在苏州，写苏州的馆子和菜，散发出一股美味，但作者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此，也不在传授烹饪技术，而是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出现过一些资本家的形象，如《上海的早晨》里的徐义德、朱延年，《不夜城》里的张伯韩等，但着重从吃喝这个角度来写资本家生活的却还不曾见过，《美食家》填补了这个空白。朱自冶的形象塑造得成功是陆文夫对生活的一个发现，也是他在艺术上的一个独特创造。

毫无疑问，朱自冶过的是十足的寄生生活。这样的人物值得写吗？值得！文学作品取材范围是十分广泛的，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和各种生活，只要能够成为题材的都可以一写，但开掘要深，要能够让人们从一粒沙里看到大千世界。《美食家》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对朱自冶吃喝历史的描绘反映了几十年来资本家的生活遭际，服务行业的变化，不同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朱自冶解放前后的生活，不同历史时期的处境，他同孔碧霞的结合及他们的关系，其中不就有着政治经济原因在起作用吗？从中人们不是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的生活和他们家庭关系之一斑吗？粉碎“四人帮”后的朱自冶好象“出土文物”一样，被尊为烹饪专家，对革命人民来说，这是化腐朽为神奇；对包坤年来说，那是别有所图；对朱自冶来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